

author

十夜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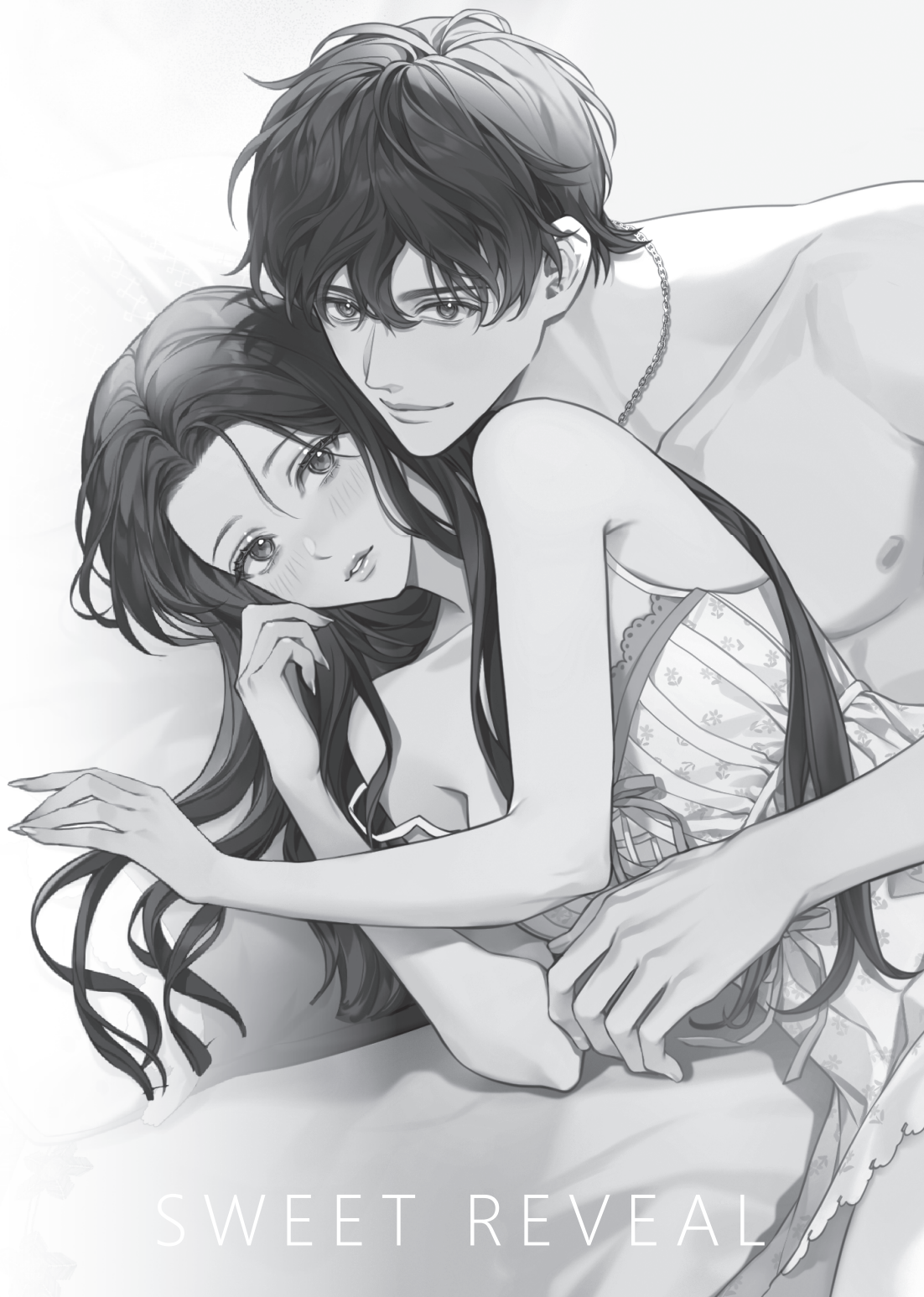
藏

歡
不
住

喜歡藏不住

Sweet
Reveal





SWEET REVEAL

目錄

S W E E T R E V E A L

第一章	004
像是被人捉姦在床	
第二章	026
不受控制地被牠吸引	
第三章	046
我很想……妳	
第四章	068
男朋友	
第五章	090
等我幾年好不好	
第六章	112
寧希，妳好香	
第七章	132
早有預謀	



第八章	154
愛意毫無章法	
第九章	176
我愛你的全身心	
第十章	192
她的話是不是認真的	
第十一章	212
在他手心慢慢綻放	
第十二章	238
懷孕	
第十三章	260
跟姐姐來家裡吃西瓜啊	
番外	278
醋意	

第一章 像是被人捉姦在床

孔溪正街三十四號。

已近深秋，冷風自巷口竄入，風颳在臉上隱隱刺痛，寧希不由得伸手攏了攏身上單薄的外套。

寧希近十年沒來過了，沒想到這裡一直沒什麼變化，時光像是停止了般，四層樓高的建築裡仍住著不少人。

這種帶著前蘇聯風格的「筒子樓」整排屋子連著，每間約六坪，房間裡連個廁所都沒有，其餘用水的管道也只能裝在走廊外面。

此處地段雖好，卻因為開發商談不攏的緣故，十年後都沒能拆掉。

她上了樓，面前長長窄窄的走道，靠近樓梯處是公共廁所，頭頂橫七豎八晾著各家的衣物。她家以前住在二〇六室，後來搬走這裡就租了出去。

原本老租客在附近菜場做水產生意，住了七八年，最近不幹回老家，房子就空了出來。

她爸媽在東市下面的鄉鎮上開了家規模不大的服裝廠，那兒人力便宜些，廠裡剛接了家大公司的外包單，忙得脫不開身，才讓她幫著把房子掛租。

寧希站在門外摸鑰匙，她跟新租客約好今天來看房。

隔壁屋子卻突然吱呀一聲打開。

1 筒子樓是一種具中國特色的建築，這種建築設有長長的走廊，兩端通風，因形狀如筒子，故名「筒子樓」。

走廊上光線不足，隔壁這人大半身都隱在昏暗中。

鑰匙還塞在鎖孔內，寧希側身往前走了步，還沒等她看清對方，忽然一隻貓撲了出來，黃白色毛茸茸的一團站在走廊上朝她喵喵叫。

寧希嚇了一跳，低頭看牠，很常見的橘貓，養得肥肥壯壯。

「牠還記得妳。」男生清亮的嗓音響起，如剛過去的夏日那般澄淨，一雙修長、骨節分明的手抱起了貓。

「余忱？」

寧希抬頭看著比她高出大半個頭的男生，終於想起了他，她笑了笑，「沒想到你還住在這裡，甚至還養著牠呢。」

余忱小她六歲，她對這小孩的印象其實已經很淡很淡了，只依稀記得這孩子小時候常喜歡跟在她後面，能跟著她安安靜靜坐著看下午的偶像劇。

男生樣貌清秀，身上穿著東市一中制服，懷裡還抱著他的貓。他看著寧希，羞赧地笑，露出兩個淺淺的酒窩，「寧希姐，好久不見。」

寧希點了點頭。他懷裡的貓年紀很大了，是她小學時養的，常喜歡往他家跑，最後乾脆送給了他。

只是後來，聽說他家出了點事，就剩他一個人。

她轉身打算進屋，余忱將貓放到地上，從制服口袋裡掏出個手機：「寧希姐，加個微信吧。」

寧希同意了他的好友請求，等新房客過來簽完合約便離開。

下樓時，寧希接到男友打來的電話，不知那邊說了什麼，她低笑聲道：「賀成東，

你皮癢了是不是……我剛辦完事……好啊，晚上吃飯。」

寧希兩個月前剛從國外回來，賀成東是她高中同學，以前高中交往過一段時間，後來她出國便不了了之。

兩人在一起還是因為上次參加同學聚會，大家起鬨著要兩人喝一杯，勉強算是舊情復燃。

將手機放進包裡後，寧希無意識地抬頭看了一眼，男孩正好打開窗戶探出頭，見寧希看過來，靦腆地咧開了唇。

寧希朝他笑了笑，心中卻輕嘆了口氣，這孩子也是可憐。不過也只是瞬間而已，她很快便將這小插曲置之腦後。

大學時，寧希念的是插畫相關學系，回國後自己便創了間個人工作室，前兩天剛透過朋友介紹，接了間抽油煙機廠商的商業插畫廣告。

賀成東週末來找她時，寧希熬了大半夜，書桌上亂糟糟的，手繪板、畫紙、速寫筆都堆在電腦前。

這會兒她還沒睡醒，迷迷糊糊接了電話，聽到那邊聲音，驚訝地掀開被子坐起身，「你到樓下了？那你等我一下……」

她急急忙忙換了身衣服，化好妝才下樓。

「今天不用加班怎麼沒提前跟我講，等很久了吧？」賀成東人坐在一樓的木椅上，寧希笑著朝他走過去。

賀成東平時工作也忙，在一間大型零食網購公司擔任資料開發工程師，天天工作二十四小時都成了常態。

「我以為妳會請我上去坐坐。」賀成東打趣道。

寧希瞥了他一眼，沒回答，隔了會兒才問道：「要去哪？」

跟上學時期不同，以前學校老師怕影響學習，明令禁止學生談戀愛，偶爾月考兩人分到同個教室，眼神對到時都覺得心跳加快。

現在大家都是成人了，她自然能大方地勾著賀成東的手臂。這還是兩人確定關係以來第二次約會，出去無非就是看電影和吃飯。

寧希選了一間越南餐廳，這家她以前吃過，口味有稍微調整過，比較合胃口。

剛坐下點好菜沒多久，寧希手機便響了一聲。她低頭垂眼一看，竟然是余忱發來的。

上回兩人互加了好友，還沒有說過半句話。

「寧希姐，妳好。」

「你好。」

寧希回覆後，那邊似乎遲疑了片刻才又發來一句。

「下週四我們班上要辦家長會，寧希姐妳能幫忙出席一下嗎？」

看到這句，寧希忍不住扶額，她怎麼都想不到對方會提出這個要求。

賀成東見她默不作聲皺著眉，開口問道：「怎麼了？」

「一個不怎麼熟的小朋友，請我幫個忙。」寧希低頭打著字，「不過我拒絕了。」

「不好意思，我下周有事……不然你問問別人？」

本來就沒很熟，說有鄰居感情，也是小時候的事，她記得余忱他應該還有奶奶和叔叔的。

寧希關掉螢幕，抬頭對他說：「以前老家鄰居的小孩，十多年沒見過，也不知道為什麼突然找我。」

倒是賀成東看著她笑道：「十年沒見過，年紀也該不小了吧，還叫人家小朋友？明明妳自己也才二十二。」

寧希一怔，「習慣了。」

腦子裡忽然冒出余忱那張漂亮乾淨的臉蛋，少年羞赧而拘謹，或許他是真的找不到人才會來問自己。

他既然沒和他奶奶叔叔住在一起，怕是處得也沒有多好。

寧希連忙打開手機，想收回訊息，才發現余忱已經回覆了。

「好的，寧希姐，打擾妳了。」

算了，她本來就沒打算去。

最後，寧希將手機徹底拋在一邊，不再理會。

週四的家長會寧希當然沒去，雖然她家離一中就幾分鐘的車程。

她跟賀成東後來又約了幾次會，雙方因為高中時偷偷談戀愛的情愫在，印象都不錯。

賀成東照例送她到樓下，寧希跟他說了幾句就準備進去。

「寧希。」他喊了一聲。

寧希納悶地扭頭，男人突然低下頭，吻了過來。

她眼睛還睜得圓圓的，在賀成東試圖將舌頭伸進來時，她還能分神想著——這

人叻技不錯，分開這幾年不知道練了多少次。

「總算親到了。」賀成東輕笑，「高中時膽子太小，牽個手都跟做賊似的。」

寧希推開了他，「我該回家了，跟客戶約好明早要看初稿。」

「很晚了。」賀成東盯著她道。

見寧希沒有任何反應，男人面上有些尷尬，才又補充一句：「妳也別熬夜，對身體不好。」

寧希胡亂點頭，附和了聲：「那你路上小心。」

大家都是成年人，賀成東想表達什麼，寧希不是猜不出來，但她還是選擇獨自回了家。

兩天後，租客那邊聯繫了她。

原來是房子冷氣機出了問題，不太能調節溫度，還特別耗電，租客想著自己喊人來修一修，但是師傅來看過後說沒什麼維修的必要。

寧希還住在那裡時就有那臺冷氣機了，老舊得很。

經過幾番考量後，她買了一臺新的冷氣，安裝那天還親自去了趟孔溪正街。

臨近入冬，屋外很冷，只聽著蕭蕭的風聲。

「小兔崽子，就跟你那個死鬼爸媽一樣不識好歹！」剛走到樓下，就聽到有人在叫罵，上了些年紀的女聲自近處傳來。

一身黑色羽絨衣的中年婦人，腳上穿著幾公分的高跟鞋，臉上化著辨認不出年紀的濃妝，拿著包包站在二〇七門外。

租寧希家房子的是對夫妻，在附近做小本生意，女方姓姚，原本在走廊上看熱鬧，見寧希過來，忙說道：「已經裝好了，麻煩妳進來看看有沒有什麼問題。」

寧希點頭，從她手中接過冷氣機的發票和保證書。

「房東小姐，不是我要說，隔壁老是有人來鬧事，妳之前可沒跟我提過，有時候大半夜還有人來敲門……寧小姐，如果明年我們還要續租，房租是不是該幫我們打點折？」姚大姐低聲說。

「我去看看。」

隔壁氣急敗壞，直接指著屋內人道：「你叔叔不嫌棄，好心好意要接了你過去住，你居然說要自己住在這裡，別人不知道，只會罵我這個奶奶不管你！」

余忱就倚在門邊任由她罵。

見寧希過來，男生笑著道：「寧希姐。」

寧希直接擋在他身前，舉著手機對女人道：「趕緊滾，不滾我直接報警。」

女人眯眼看著寧希，褶子堆著，沒塗好的粉底浮在臉上，她雙手環胸說：「哟，這不是寧家的小丫頭嗎，都長這麼大啦？殺人犯的兒子，妳也敢和他說話。」

寧希作勢要撥電話：「滾。」

女人這才氣沖沖地走了。

「怎麼沒去上學？」寧希轉頭問他。

男生低頭看向扔在一旁的書包，「早上剛準備出門就被她堵住了。」

「她是你奶奶？」寧希也記起這女人了，是他爸爸的繼母。

余忱點頭。

「那她這……」寧希可沒見過有人用這種惡言惡語請對方去家裡住的。

「她想要這房子。」余忱說。

這附近地皮都炒到十幾萬一坪，房子再小，也值二、三百萬，難怪對方打起了主意。

開車送余忱到學校後，臨走前，寧希想起自己那天回他的話，驀地生出了點愧疚，多問了一句：「我聽房客說她幾乎天天都來，你打算怎麼辦，報警了嗎？」

余忱正要推門下車，扭頭看了她一眼，淡淡地道：「報過了，不過警察那邊也沒辦法，畢竟這房子也有她的份。沒事的，寧希姐妳放心。」

男生朝她笑了笑。

寧希心想，這孩子真懂事。

將車駛離學校後，然而沒多久，她又去而復返。

余忱正準備走進校門，聽到寧希叫他後，連忙小跑過去。

「余忱。」寧希手搭在方向盤上遲疑了一下，「這樣下去不是辦法，我那邊還有兩個空房，離你學校也近，不如你先搬到我那邊住，後面我幫你想想辦法，看是要重新租個房子還是怎麼樣。」

寧希指了指自己手機，跟余忱說：「地址和樓下大門密碼我傳給你了，下課直接過來吧。」

不等余忱回應，她便開著車走了。

當天晚上，寧希沒等到余忱。她心想那孩子或許有自己的堅持，不願來就算了。

外面從下午便一直在下雨，雨敲在窗戶上劈里啪啦地響，寧希走過去把客廳窗簾拉好，盤腿坐在地毯上拿著手繪板東塗西抹。

門鈴響了一聲。

寧希幾乎沒多想，便起身過去開了門，是余忱。他身上背著書包，一手提著個大的行李袋，一手拎著貓籠。

男孩低頭看她，額間頭髮濕透了，不斷往下滴著水，胸前鼓鼓的，「喵」的一聲，小小的腦袋從他制服裡探出頭。

縱然他將貓護在懷裡，但是雨實在太大，貓身上的毛髮全部溼答答地貼在身上，兩雙圓圓的眼同時看向寧希。

「學校九點才結束晚自習，我就先回去了一趟。」

寧希完全忘了高中還有晚自習這件事。

她側開身讓他進屋，男孩的東西仍拎在手上，拘謹地站在玄關處問她：「寧希姐，有沒有紙，我想擦一下。」

寧希進屋拿了條大毛巾和吹風機出來，「行李先放地上吧。」

她原本站著，沒打算幫忙，但是對方顯然比貓看起來更狼狽，她暗暗嘆了口氣，講道：「牠怕不怕生？我幫牠擦，你自己去浴室整理一下。」

「牠認得妳。」余忱頓了頓，不過手上動作沒停，他半蹲在那處把貓吹乾，又將貓籠擦乾，才小心翼翼地將貓抱了進去。

貓大概不習慣被關到籠子裡，剛進去就在裡面狂抓籠子。

余忱輕拍了拍籠子，溫聲細語地哄道：「寧寧乖，一會給妳零食吃。」

寧希忍不住偏過頭，從他嘴裡聽到這兩個字實在覺得怪異，何況他是喊一隻貓。余忱總算意識到不對勁，臉上露出窘態，站起身說：「寧希姐……牠的名字……因為是你送給我的……所以我才……」

寧希擺擺手，「沒事，只是突然聽到，才覺得怪怪的……你快去沖個澡，換身衣服，要不要吃宵夜？」

余忱搖頭。

隔了好一會兒，余忱洗完澡出來，屋子裡暖氣很足，男生穿著簡單的純色T恤和運動褲出來。

寧希抬起頭看去，怔了怔。

兩人離得不遠，她甚至能看到水珠從他脖子上滑至鎖骨，最後消失在領口處。精瘦的身體雖沒像大人那般在意肌肉，卻無一處不在昭示著他的鮮活與生嫩。

寧希目光不覺往下挪了挪，那處雖有布料擋著，但薄薄的運動褲隱約裹著沉甸甸的一包。

寧希忙深口氣別開眼，這孩子雖然比自己小，但實際上再過一個多月就十七歲了，孤男寡女住在同個屋簷下確實不妥。

重要的是，自己可能是個老色胚。

好在余忱不知道她心下想法，拿著衣服問道：「寧希姐，衣服要曬在哪裡？」

這間房子是前年她爸媽買了給她的，當時設計師把客廳做成落地窗，她媽嫌棄被子沒地方曬，非讓人在她房間外的陽臺上裝了曬衣架。

那曬得相當平整的男性四角內褲就掛在外面，看得人眼熱，不敢再瞧第二眼。

寧希翻了個身，心想這兩天就幫他找房子去。

睡前打定主意要趁早把余忱這燙手山芋給弄走的寧希，夜裡卻做了個春夢。

她撇著屁股趴在床上，身後男人掐著她的腰不斷往前撞著，胯下那東西也不知道究竟戳進去沒有。

她嗚咽著，低低地哼。

直到身後那人開口喊了聲：「寧希姐，我幹得妳爽不爽？小時候妳還幫我把過尿，妳還記得嗎……」他甚至伸出拇指食指在她面前比了個動作，「捏著小雞雞那樣。妳看看，現在大不大。」

寧希沒能看見那人究竟大不大，她徹底被嚇醒了。

她腦子混混沌沌，在床上枯坐了會兒，又低頭捂住臉，這都叫什麼事，自己又不是沒男朋友，要真想睡一覺，找賀成東就是。

寧希看了眼擺在床頭櫃上的鬧鐘，才凌晨五點，外面竟隱約傳來窸窣窸窣的動靜。

她幾乎沒多想就下了床，打開房門，客廳的燈亮著。

余忱彎身在拖地，兩人剛對上視線，寧希還沒說話，倒是對方紅了臉，低下頭。

「余忱你怎麼這麼早起？家事不用你做啦。昨天忘記問你了，你們幾點上課？」余忱根本沒抬頭看她，只是捏著拖把柄，「七點半。寧希姐，那我先回房間了，廚房有我弄的早餐，妳起床熱一下就行。」

也不等她回應，余忱扭頭去將拖把放好，像後頭有瘟疫似地跑回了房間。

貓就放在離床不遠的地方，喵喵叫喚著，余忱把牠抱出來擱在貓砂盆上，輕聲

說道：「寧寧別亂跑，這幾天妳掉毛掉得厲害，她會不高興的。」

男生揉了揉貓柔軟的毛，她大概不怎麼記得他了。

余忱心裡有些難過，其實他每年都見過她。此時，他又想起剛才看到的情景，不該看的，但他還是不由自主地看了好幾眼。

余忱把貓抱回籠子，他站在床邊，下身驟然發硬，他呼吸粗重地喊了聲：「寧寧……」

隨後，手伸進了褲襠裡。

進了廚房，寧希發現他不但熬了粥，還煎了荷包蛋和小麵餅，廚房裡收拾得整整齊齊。

經過他房門口時，寧希聽見聲悶哼，喊的是那隻貓的名字，傳到她耳裡卻怪怪的。她一頭霧水地回房繼續睡，險些以為余忱因為自己孟浪給嚇壞。

不過再怎麼樣都是在夢裡，她頂多算是意淫，就是猥瑣了點。

直到三個多小時後她起床換衣服，寧希盯著更衣鏡裡的自己，才意識到對方為什麼欲言又止，還落荒而逃。

她尖叫一聲，她居然沒穿內衣！不但如此，身上的睡裙薄得近乎透明，尤其燈光一照，裡面什麼都掩不住，胸前乳尖將布料頂凸起，連粉嫩的顏色都瞧得清清楚楚。

寧希將睡衣脫了，渾身幾乎赤裸，只穿著條內褲站著。

她再次看了眼鏡中人，胸是胸，腰是腰，雖然腰上二兩肉多了些，她手捏了捏